

中国卷

华春 / 主编

名家名篇 散文经典

人生的美，就是一路行走”

一路捡拾前人散落在草丛里的思想碎片，观一颗从暗夜里醒来的慧星，

赏一株在空谷中绽放的兰花，装一襟从时光隧道里吹来的清风，然后染一身智慧的芬芳。

停下脚步，一起倾听来自朱自清、冰心等名家的心灵低语……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华春 / 主编

名家名篇 散文经典

人生的美，就是一路行走。
一路拾拾前人散落在草丛里的思想碎片，观一颗从暗夜里醒来的慧星。
赏一株在空谷中绽放的兰花，装一襟从时光隧道里吹来的清风，然后染一身智慧的花芳。
停下脚步，一起倾听来自朱自清、冰心等名家的心灵低语……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名篇散文精选·中国卷/华春编著. —郑州:

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215 - 07202 - 2

I. ①名… II. ①华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近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5710 号

名家名篇散文精选·中国卷

编 著: 华 春

责任编辑: 张素秋 孙祖和

装帧设计: 林静文化

出版发行: 河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

邮 编: 450002

电 话: (0371) 65788036 (010) 6153600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15 - 07202 - 2

定 价: 20.00 元

前言



有人说，散文灵活、轻便，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贴近现实生活，最为靠近读者的心灵世界。当代散文伴随着时代的阳光和风雨，经过艰苦的跋涉与追求，已经步入一个万紫千红、多姿多彩的崭新天地。

《名家名篇散文精选》撷取众多名家的散文佳作，它们大都构思精巧、情文并茂、风格独特、思想性强，有助于提高读者阅读和写作能力。它们或抒情，或记事，或咏物，或写景，或怀旧，或悼念；融情与景、人与事、光与色于一体，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身。阅读这些“名家名篇”，不仅可以使读者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，更重要的是会使读者不自觉地沉醉其间，获得诸多人生启迪。愿我们这部散文集能够在广大读者心间，生长出美丽的花朵并结出累累硕果。

《名家名篇散文精选》正期待着您轻轻地打开，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……

目 录



A 辑

体验生活

我无言以对，却想起曹雪芹的话：“富贵不知乐业，贫穷难耐凄凉”。让我享受西方文化之赐惠，我竟“不知乐业”；而假若让我去“穴居野处”，我必又“难耐凄凉”。所以这真是“不可为训”的“人生观”。



一百年的青春	谢冕 / 002
废墟	余秋雨 / 004
再忆萧珊	巴金 / 007
尴尬	萧乾 / 008
体验生活	周汝昌 / 009
丑石	贾平凹 / 011
巩乃斯的马	周涛 / 012
忆汉家寨	张承志 / 016
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？	梁衡 / 018
病隙碎笔（节选）	史铁生 / 022
乡愁	三毛 / 025
美丽的错误	席慕蓉 / 027
那银海千秋的夜晚	罗兰 / 029

B 辑

无法逃避的好运

灵魂永远骚动着企盼安宁，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。无论文学从哪条路出发，似乎都能碰见这两句话。



清塘荷韵	季羡林 / 034
凡·高的坟茔	范曾 / 036
《红高粱》导演阐述	张艺谋 / 040



别路遥	陈忠实 / 042
无法逃避的好运	铁 凝 / 044
欢喜渡	王安忆 / 047
致大海	冯骥才 / 051
读三峡	王充闾 / 054
燕园的黄昏	吴泰昌 / 057
世纪之交	石 英 / 060

C 辑

大地上的事情



一个人的容貌在四十岁之前取决于他的双亲，在四十岁之后取决于他的心灵。



绚烂的晚霞	周 明 / 064
草戒指	铁 凝 / 066
大地上的事情	苇 岸 / 068
渴望苦难	马丽华 / 070
跨世纪茶花	池 莉 / 074
小女子大写意	莫 言 / 075
国庆节忆旧	余 华 / 077
大雁·细狗	叶广岑 / 079
梦中的河	陆星儿 / 084

D 辑

简单的生活



离婚后再跟家人一起过年，心情迥然，发现现在是自己需要家人。只有家人才会那么久那么忠诚地站在你的身后，心里一阵阵发热。



寂寞书院冷	叶文玲 / 087
寻找有意思的生活	王静怡 / 089
民间的相册	叶兆言 / 094
简单的生活	皮 皮 / 098
北京现场	邱华栋 / 100

一只金苹果	韩小惠 / 104
无法抚慰的岁月	张抗抗 / 106
黑土地	韩静霆 / 108
炎夏时节对冬天的怀念	孙 荪 / 110

E 辑

自己的夜晚



我感到任何升华的缥缈只是一种底蕴，一种营养，当它融化在生命里以后，给予人的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，更是推动现实的伟力。

天籁	周同宾 / 113
自己的夜晚	刘烨园 / 115
恋爱的水罐	冯秋子 / 118
卖花姑娘	邱华栋 / 121
大树和我们的生活	周 涛 / 123
干菜岁月	舒 婷 / 125
随手	王小妮 / 128
生存压力	曹明华 / 135
看麦熟	刘成章 / 140
田园	谢子安 / 143
这一切已不再那么遥远	林 莽 / 147

F 辑

树会记住许多事



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，我们真正要找的，再也找不回来的，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，它消失了，又正在被遗忘。

树会记住许多事	刘亮程 / 155
地上有草	周大新 / 157
衙门	祝 勇 / 160
造访马克·吐温	田中禾 / 165
土与籽	张 炜 / 167
阿央白	迟子建 / 169

心语	叶延滨 / 170
小河	赵 玫 / 173

G 辑

上帝的隐语



我继续走自己的路，他的背影我看不到，但我知道越来越远。我越走越快，最后我在这个荒凉的夜晚绝望地奔跑起来。



寒风吹彻	刘亮程 / 176
舍命登顶	潘旭澜 / 179
海上谈往	吴中杰 / 183
朱东润先生	许道明 / 188
黄昏唐人街	龙应台 / 191
晚唐遗梦	朱以撒 / 197
箫	楚 楚 / 199
绝版的周庄	王剑冰 / 201
上帝的隐语	周晓枫 / 203
回家	谢大光 / 207
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	李汉荣 / 208

H 辑

人间有爱



我看着坐在荧荧灯火下那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，一股很温馨很温馨的感觉蓦地浮上了心头。



落叶	杜渐坤 / 214
人间有爱	尤 今 / 215
在北京	林秋霞 / 221
苹果是一颗心	谭延桐 / 223
树的记忆	瘦 谷 / 225
幸福	周洁茹 / 227
青衣	洪 烛 / 229
永远	大 卫 / 231

A 辑

体 验 生 活

我无言以对,却想起曹雪芹的话:“富贵不知乐业,贫穷难耐凄凉”。让我享受西方文化之赐惠,我竟“不知乐业”;而假若让我去“穴居野处”,我必又“难耐凄凉”。所以这真是“不可为训”的“人生观”。



一百年的青春



谢冕



在北大人的心目中,它依然很美,依然是一块磁石,吸住你,想着它,恋着它,不愿离开。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,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,占领着你的心。



北大这地方有点特别,它似是一块磁铁,谁到了这里,谁就被吸住,再也不想离开。其原因并不在校园里的美丽。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,但在旧时,那校园说不上美。在战时,在昆明,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,是相当地残破了。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,它依然很美,依然是一块磁石,吸住你,想着它,恋着它,不愿离开。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,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,占领着你的心。

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,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。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、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峨的学术殿堂的美轮美奂,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,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。

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。这魅力来自历史、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。一切犹如人,人有诸形诸态,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。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,但北大的精神也仅仅属于北大。当然,北大的地位很特殊,都说它是中国的“第一大学”,由于它作为国家创办的综合性大学,是第一所。溯自古代,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,算起来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。作为不间断的校史,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形,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,北大一方面承继中国悠久的文化学术源流,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,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。

京师大学堂的建立,其最具本质的特征,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,以中西贯通、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。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前夜的出现,是一个明显的信号。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,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。

当然,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,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,充满了蜕变的苦痛。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,同样充满了不离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,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。北大诚然美好,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,“老北大”或“穷北大”的谑称,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。时至今日,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,把它想象为无可挑剔地完好,并不符合这所





“太学”的实际,也不符合它的性格。

诞生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,是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相联系的。1898年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,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,有很多的流放、囚禁和牺牲。建立京师大学堂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。当时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。改变科举、建立学堂,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。因而,这所大学的诞生,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,求生存的一线光亮。

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。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,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流产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,唯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。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,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,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。所以,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,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。当然,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,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。

这是一个宿命。千年的梦想,百年的抗争,184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的苦难,死者无声的托付,生者的吁求,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。史载,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,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,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。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个大事,却是非关学业的,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,当年4月30日,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“鸣钟上学”,集会抗议,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。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。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,第一次得到显扬。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举动,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上,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。

这所大学,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,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,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、追求和梦想。在“广育人才,讲求时务”的召唤中,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,万家的忧乐,社会的盛衰,充盈在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之中。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,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!

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,民主广场的钟声,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。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,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,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思想、新文化的建设。蔡元培主政北大时,提出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方针。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,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。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,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。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,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,使古今、东西、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,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,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。

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励,他们从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,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。这种要求,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,清政府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说:“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,万国所瞻仰,规模当极宏远,条理当极详密,不可因劣就简,有失首善体制。”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,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,第一等的怀抱。因为心系于天下,眼界自然开阔,神气自有不同。这是北大学子的常态,也造成北大学生常使人诟病的傲气。

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。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、思想

自由的旗帜,在艰难的年代,在困苦的年代,为科学、为真理、为正义、为维护人性尊严,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和勇敢的抗争。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,思想如刚刚解冻大地上冒尖的草芽,一曲“是时候了”,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,拆去人间藩篱,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。当思想被禁锢,充满挑战勇气的“一株毒草”赫然出现在墙上,那激情的宣扬让人耳目一新。那时胡风冤案既成,举国一片静默,是北大的莘莘学子们发出了公开的质疑。在新时代,为了维护思想自由,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,悲壮地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。

一百年的青春,一百年的激情,一百年的奋斗,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。最难忘,年年岁首,大膳厅灯火辉煌,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中,带着微醺致辞。他的潇洒不羁,在思想禁锢的年代,是一缕带着暖意的和风。马寅初终于以诤言获罪,他的《新人口论》遭到围攻。马寅初勇迎风暴,他的《重申我的请求》是一道惊世骇俗的雷电:“我虽年近八十,明知寡不敌众,自当单枪匹马,出来应战,直至战死为止,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。”坚定的人格,坚贞的气节,凛然不屈的坚持,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,人们不难发现那种年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。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,从严复到胡适、陈独秀,从蔡元培到马寅初,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。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,它将永远流下去,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。

废 墟



余秋雨

废墟是课本,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;废墟是过程,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,走向新的废墟。

我诅咒废墟,我又寄情废墟。

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,我的记忆。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,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,书中的记载,童年的幻想,全在废墟中殒灭。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,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。夜临了,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,躲进云层,投给废墟一片阴影。

但是,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。废墟是毁灭,是葬送,是诀别,是选择。时间的力量,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;岁月的巨轮,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。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,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。废墟是课本,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



成历史；废墟是过程，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，走向新的废墟。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，因此废墟是归宿；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，因此废墟是起点。废墟是进化的长链。

一位朋友告诉我，一次，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，才一抬头，已是满目眼泪。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。是憎恨，是失落，又不完全是。废墟表现出固执，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。废墟昭示着沧桑，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。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，使你不能不动容。

废墟有一种形式美，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。再过多少年，它还会化为泥土，完全融入大地。将融未融的阶段，便是废墟。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，又微笑着容纳了这种创造。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，怕世界上过于拥塞。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？母亲怕它们冷，收入怀抱。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，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。

人们说，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。我说，黄叶本身也是美。

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。一位说，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，在废墟间独行，或吟诗，或高唱，直到东方泛白；另一位说，有了对晨曦的期待，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。他的习惯，是趁着残月的微光，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。

我呢，我比他们年长，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。我只怕，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、修缮和重建。

二

不能设想，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，庞贝古城需要重建，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，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。

这就像不能设想，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，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，宋版图书需要上塑，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、重施浓妆。

只要历史不被阻断，时间不倒退，一切都会衰老。老就老了吧，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。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。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，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。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，没有废墟的世界太挤了，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。

还历史以真实，还生命以过程。

——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。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。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，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。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，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。碎成齑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，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。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，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。是的，废墟是一个磁场，一极古代，一极现代，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。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，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。

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。小心翼翼地清理，不露痕迹地加固，再苦心设计，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。这种劳作，是对废墟的恩惠。全部劳作的终点，



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,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。修缮,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坏。把损坏降到最低度,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。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。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,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,那又何妨。但是,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,沿用一個古名,出于幽默。黄鹤楼重建了,可以装电梯;阿房宫若重建,可以作宾馆;滕王阁若重建,可以辟商场。这与历史,干系不大。如果既有废墟,又要重建,那么,我建议,千万保留废墟,傍邻重建。在废墟上开推土机,让人心痛。

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,对废墟来说,要义在于保存。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,如果把它完全铲平,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,多么得不偿失。大清王朝不见了,熊熊火光不见了,民族的郁忿不见了,历史的感悟不见了,抹去了昨夜的故事,去收拾前夜的残梦。但是,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,只是今日的游戏。

三

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。废墟二字,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。

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,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。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,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。结果,两相杀伐,两败俱伤,既斫伤了历史,又砍折了现代。鲜血淋淋,伤痕累累,偌大一个民族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

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!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,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。废墟不值得羞愧,废墟不必要遮盖,我们太擅长遮盖。

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,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。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,以博得情绪的安慰,心理的满足。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,杜甫不想大团圆,曹雪芹不想大团圆,孔尚任不想大团圆,鲁迅不想大团圆,白先勇不想大团圆。他们保存了废墟,净化了悲剧,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。

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,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。雪峰是伟大的,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;大海是伟大的,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;登月是伟大的,因为有“挑战者号”的陨落;人生是伟大的,因为有白发,有诀别,有无可奈何的失落。古希腊傍海而居,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,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。

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,成功后的失落,我们只会更沉着。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,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。

四

废墟的留存,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。

废墟,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。

废墟不会阻遏街市,妨碍前进。现代人目光深邃,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。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。因此,他乐于看着身前身

后的所有台阶。

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,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。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,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;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,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。

因此,古代的废墟,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。

现代,不仅仅是一截时间。现代是宽容,现代是气度,现代是辽阔,现代是浩瀚。

我们,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。

再忆萧珊

巴金

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,等待着一个人回来。这样长的等待!十二年了!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。

晚夜梦见萧珊,她拉住我的手,说:“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?”我安慰她:“我不要紧。”她哭起来。我心里难过,就醒了。

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。每夜临睡前,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。夜并不静,附近通宵施工,似乎在搅拌混凝土。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。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?原来是我的耳鸣。

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,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。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。

我醒着,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。耳朵倒叫得更响了。……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:“蕴珍。”我闭上眼睛。房间马上变换了。

在我们家中,楼下寝室里,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,小声嘱咐我:“你有什么委屈,不要瞒住我,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啊!”……

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,我站在床前,她含泪地望着我说:“我不愿离开你。没有我,谁来照顾你啊?!”……

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,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,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,无声地哭唤:“蕴珍,我在这里,我在这里……”

我用铺盖蒙住脸。我真想大叫两声。我快要给憋死了。“我到哪里去找她?!”我连声追问自己。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。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。

她离开我十二年了。十二年,多么长的日日夜夜!每次我回到家门口,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,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,可是走进院子,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

的、没有花的绿树。上了台阶，我环顾四周，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：她穿得整整齐齐，有些急躁，有点伤感，又似乎充满希望，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。……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，大门刚刚关上。不，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，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。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。……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？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？

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，等待着一个人回来。这样长的等待！十二年了！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。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。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，床前五斗橱上。后来“文革”收场，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，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，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。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。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！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“川”字的愁颜！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！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，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，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。……每夜每夜，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，她的低声哭泣。

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？！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？！……悲伤没有用。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。我应当振作起来，哪怕是最后的一次。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，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，她不会离开我，也从未离开我。做了十年的“牛鬼”，我并不感到孤单。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——死亡。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，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，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。

闹钟响了。听见铃声，我疲倦地睁大眼睛。应当起床了。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从我家里带来的。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——六点半起身。儿子帮我穿好衣物，扶我下床。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什么梦，醒了多少次。

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

尴 尬

萧 乾

从那以后，我领会唱唱进行曲算不上喜欢音乐。凡是真正喜欢什么，首先要肃静，要专注，要入迷。

真正懂音乐的人，欣赏起来是要肃然起敬的。早年在洋学堂也接触到西洋通

俗音乐,可是不懂得严肃。在行家看来,简直是亵渎。

40年代一个夏天,我同几位中国同学去威尔士海滨度假。当时英国还在实行食物配给制度,我们分别就持配给证向当地一家食品店登记。店主是个留小胡子的中年人,对我们总格外亲切,每次都笑容可掬。他还说,中国人光临我们这个小地方,真是荣幸。听说他是个老处男,一身一口,就住在楼上那间房里。

一天——大概是星期六,买完当月的配给,他问我们可喜欢听听西方音乐?我们当然做了肯定的答复。其实,他指的是深奥、严肃的古典音乐,而我们理解的只不过唱点洋歌。

就这样,星期天晚上我们就应邀去了楼上他那房间。室内窗明几净,秩序井然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室角一个大喇叭,下面是一具老式但是极为考究的手摇唱机。沿墙是一排本本。他顺手拿过一本来——原来是唱片的目录,要我们挑选。

他把我们真当成行家了。面对那一本贝多芬,一本韩德尔的,我们都是“文盲”。只好请他自选。第一支曲子是慢调,还好。但是我们中间一位仁兄已经像听京剧似的打起点儿来了。第二支节奏越来越快且激昂。同来的一位就又甩腿又用手拍起大腿。主人先是忍着,可是眉毛已经皱了起来。后来他忽然把唱片停了下来。显然,他不忍让他心爱的音乐遭到这样的亵渎。

他又换了一张唱片,比前一张欢快了一些,而那位仁兄的腿甩得更起劲了。我可以看到主人神情的沮丧。大概已经断定我们同音乐无缘了,就索性唱张《马赛曲》,就此结束了。

从那以后,我领会唱唱进行曲算不上喜欢音乐。凡是真正喜欢什么,首先要肃静,要专注,要入迷。

广义上,只要有节奏的音响都可称做音乐。但真正的音乐,会沁入人的灵魂深处,使人出神,忘记现实。

1998年6月4日

体验生活

周汝昌

我无言以对,却想起曹雪芹的话:“富贵不知乐业,贫穷难耐凄凉。”让我享受西方文化之赐惠,我竟“不知乐业”;而假若让我去“穴居野处”,我必又“难耐凄凉”。所以这真是“不可为训”的“人生观”。

开会,要住宾馆。一开一住,都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,故而去开去住,自然也能算是体验生活。这儿逻辑上似无大误。

